

透視香港教育問題

賀國強 著



香港 藝美圖書公司 出版

透視香港教育問題

賀國強 著

香港 藝美圖書公司 出版

透視香港教育問題

編著者：賀 國 強

出版兼
發行者：藝美圖書公司

香港灣仔天樂里七號地下

電話：5-750240
5-745650

承印者：廣記印務公司
香港上環西街四十九號
電話：5-478647

一九八九年六月出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圖書目錄函索即寄)

ISBN 962·325·670·1

前言

本書的性質與作者另一本書「當前香港教育問題」相似，是作者於過去幾年在報章、雜誌及學術期刊發表有關本港教育的文集，因各文章在初寫時沒有集成一書的意念，故此各文之間的連貫性不高，在此書中謹將性質有關的文章放在一起，供有興趣深究者容易考查比較，又因近幾年本港教育的改變極速，有些文章或已成為明日黃花，故在文後加上一段後記，使讀者略能瞭解寫成該文時的背景。

此書之得以完成，實賴青年會書院各同工協助所致：無論在意念上的討論或謄抄工作等，其中鄧國鈞先生、甄煜康先生及林玉英小姐的幫助尤多；此外青年會書院校監及各校董的支持亦極重要，要是作者換了其他的工作場所或崗位，本書相信不會面世！

序

賀博士廿多年前，修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爲寄宿生；時余在校任教，兼長舍監，於是與之相稔，知之頗詳。

其爲人也，勤慎好學，黽勉上進；物理系畢業後，繼攻讀教育文憑，並前往外國深造，得美國俄亥俄大學理學碩士，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博士學位。現任職九龍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英文書院校長。

歷問以來，賀君於課務行政之餘，關心教育。每有所見，即搦管抒之。佈諸報端，復結集成書，刊行面世。已出版者有「當前香港教育問題」、「香港中學概覽」兩書；今又將近期論述，都爲一集，名曰「透視香港教育問題」。鋟板之前，索序於余。

觀其所論，舉凡香港教育之政策目標、學制課程、學校行政、教師培訓、乃至教學語言等等，靡不涉及。緣於其先後在不同地區讀書教學，又曾赴星、泰等地作教育考察，胸中所見，自有卓識。針砭時弊，頗具隻眼；提供意見，亦不乏精闢。皆足爲有關人士垂注，教育工作者所參考，乃樂爲之序。

譚尚渭

（中文大學研究院及崇基學院院長）

目 錄

前 言

序

(一) 一般教育問題

1) 香港教育概況	3
2) 誰掌管香港的教育?	6
3) 殖民地教育	9
4) 教育署能更明白民情嗎?	11
5) 教育經費之有效運用	14
6) 教育經費的適當分配	17
7) 教育界民意的諮詢	19
8) 學童保健計劃可以改進嗎?	21
9) 名校的選擇	23
10) 理想的校董會	26
11) 學校是屬於誰的?	28
12) 教育書刊本地化	30

(二) 高中及大學教育問題

13) 大學收生的變遷及建議	35
14) 學制之爭——統一? 抑多元化?	38
15) 預科與大學學制耐人尋味	41
16) 過渡期間可行的高中預科學制	43
17) 中學會考是否必須?	49
18) 重讀中五的考慮	52

(三) 中小學教育的探討

19) 香港中學概況	57
------------	----

20) 從辦學團體看香港中學教育	67
21) 從創校年份看香港中學的一些現象	82
22) 香港中學之最	88
23) 學校行政責任的輪換	90
24) 中學「浮動班」制的探討	93
25) 中小學掛鈎的探討	97
26) 小學應可實施全日制	100

(四) 學位供求的探討

27) 新舊升中派位法之爭	105
28) 中學派位網急需重整	111
29) 遷校與建校的優先次序	113
30) 學位供求與遷校計劃	116
31) 富想像力的「一校兩園」	119
32) 沙田學位不足與遷校	122
33) 沙田升中生被遺棄了?	125

(五) 教學語文的探討

34) 母語教學在香港的發展	131
35) 中英兩種書面語對中一社會科學習的影響	134
36) 怎樣才是母語教學	144
37) 聘請外籍教師問題探討	146

(六) 教育專業

38) 教師專業簡介	151
39) 香港的教師組織	154
40) 不合理的教師複修制度	157
41) 在職教育工作者進修研究	159

作者簡介及其他著作

一、一般教育問題

1. 香港教育概況

在接近六百萬人口的香港裏，差不多有百分之三十是在接受教育當中。而年齡在六至十五歲之間的兒童均須接受九年的強迫教育，近年政府在這方面的開支約為總支出的百分之十八，為分類支出中最大的一項。

香港教育政策主要是通過布政司轄下的教育及人力統籌司和一個直接向港督負責的教育統籌委員會制訂，教統會的職責是協調教育委員會、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和職業訓練局，使全港能有統一不政策，減少重覆和浪費。教育委員會是教育署的諮詢組織，向教育署提出或檢討有關全港中小學、幼稚園、特殊教育、成人教育及專上教育的政策和方向，而教育署則負執行之責，此亦是各界人士所見本港教育服務的主要部份。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主要是向政府提供意見去資助大學、理工及浸會等院校，惟各院校雖獲得資助，却是有極大的自由去應用的。職業訓練局負責監督工業學院和工業訓練的責任。此外，考試局為一獨立自主的機構，統籌全港各類的公開考試，如經費或某些方面有特別需要，可通過教育及人力統籌司向政府申請援助。

香港的學前教育是由志願機構和私人團體辦理，主要分為幼稚園和幼兒中心兩類。幼稚園須向教育署註冊及由該署加以督導，而幼兒中心則須向社會福利署註冊及由該署視察和管制。學前教育並

不屬於強迫教育範圍，但社會福利署現正推行學前服務繳費資助計劃，使入息低者的子女仍能有機會接受學前教育。

本港的中、小學根據經費來源可分為私立、資助和官立三類。教學語言方面，小學主要是採用母語授課，而中學目前雖然大多數為英文中學，但近年已有不少漸在初中階段採用母語教學；此外，本港亦有少數專為說英語、法語、或日本語等學生設立的學校及兩所跟隨美國或德國教育模式的國際學校。

小學教育為六年制，由六歲開始入學，大多數採上、下午班半日制，因著社會的需要及學額供求的情況，半日制改為全日制的趨勢將益形顯著。自一九八三年開始，教育署推行「小學入學辦法」以便監察官立及資助小學小一學生入學情況，餘下的百分之十的私立小學收生却不受上述辦法所限。

小學畢業升中學由「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獲配中學學位，該辦法根據校內評分，加上中央統籌辦理的學能測驗予以調整，並考慮家長的選擇，按全港十九個區將中學學位分配給小學畢業生。

中學分為英文、中文、工業及職業先修四類，前兩者實是不同教學語言的文法中學。中三雖已是強迫教育的盡頭，惟因著近年教育的發展，修訂的初中成績評核辦法使大部份願意繼續升學的學生都能留在原校升讀中四，部份學生因原校學位不足而須轉校，另一部份學生則因志趣不同而改往工業學院、訓練中心或或加入學徒訓練計劃，其餘的少數則出來社會做事。

對於大多數的學生，中五是他們接受傳統正規教育的最後一年，只有在中學會考時成績良好的三分之一能繼續升上預科班，其他的雖或未有立刻出來社會做事，但多選擇一些與職業有關的訓練課程，以便作好踏入社會工作的準備。

預科分為二年制的高級程度和一年制的高等程度會考課程，預備學生進入三年制的港大或四年制的中大課程，未能進入兩大者仍有機會進入兩所理工、浸會、樹仁、嶺南、或一些私立的專上院校，亦有進入兩年或三年制的師範課程者。此外，每年更有數千學生前往英、美、加、澳或中國升大學的，要是全部計算下來，超過一

半以上的預科生是繼續升學的。若政府未來數年增加兩所理工、嶺南、浸會的學位課程，又加上科技大學及公開學院的開辦，估計升讀學位課程的百分率將達到同齡人數的百分之十四以上，再加上往海外升學者，本港中學生能繼續升學的前景實在甚為樂觀！

本港現有兩所大學，以及即將開辦的科技大學和公開學院，正式的大學將有四間，而浸會、兩所理工亦有開辦學位課程，並且已慢慢進一步的向研究院程度進發，與英、美等大學已達飽和或甚至掙扎求存的景況下，實不可同日而語！

中學畢業或初中畢業後不打算升學的學生在投身社會做事之前可以進入職業訓練局轄下的八間工業學院、十多個訓練中心接受各行業的職前訓練，或加入學徒訓練計劃，過半工讀的生活，故此目前的中學畢業生的出路比以往實在多了很多選擇和機會。

本港亦有為失明、失聰、弱能、情緒有問題、缺乏照顧、弱智及有學習困難的兒童提供特殊教育設施，此類特殊教育學校約有七十間，而工業教育及訓練署轄下有兩間專為弱能人士提供的職業訓練中心，志願團體亦辦了三個同類的中心。故此有缺陷人士在教育及職業訓練方面的設施亦可說是比前大有進步了！

此外，在成人教育方面，教育署、社會福利署、各大專院校的校外進修部和志願團體等亦為成人提供多項普通學校課程、社交和康樂活動等，每年參加這方面活動的人數達十多萬之數。

(12 · 1988)

2. 誰掌管香港的教育？

當一九八一年國際教育顧問團來港，全面檢討香港的教育時，他們曾接見本港多個教育團體及政府教育部門的負責人，在報告書中，他們一開始便有一段很有趣的敘述：「教育界人士多有楚河漢界之分……不少人員認為負責和知道事情進展的是另有其人，但並不知其人是誰……大家明顯地缺乏互信和瞭解……」他們有見及此，所以建議組織一個教育統籌委員會，直接向港督及行政局負諮詢之責，在其下的則有存在已久的教育委員會、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及新成立的職業訓練局。以往這三個會局都是向港督及行政局直接負諮詢之責的，而顧問團却建議：在他們之上成立一個教育統籌會，使三個會局的地位相形降低了，他們的成員有何反應是可以理解！

果然不出所料，一九八四年當局宣佈成立教育統籌委員會時，其權責與國際顧問團的建議有別，且地位也與該三個會局平等，負責聯絡及協調三個會局對教育方面的決策，故教統會的地位無形中被拉了下來，辦起事來不像顧問團所建議的那般順利。當教統會發表第一號報告書時，還未露出問題，但在去年的第二號報告書中，弱點已暴露無遺！特別是兩所大學對第二號報告書大事抨擊便可見一斑了！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對兩所大學及理工並沒有行政上的控制權，要是他們「不聽話」時其極限的權力是減少撥款，但

撥款多已有數年的計劃，減款並沒有即時的效用，故此平日各大學及理工行政上的自主權是很少受到干擾的，即使互有爭執也未必會處於劣勢，過去十年來，一直欲迫中大由四年制改為三年制而不成功，便是一個例子，而第二號報告書受到港大嚴重的挑戰又是另一例子！

教育委員會雖負向當局諮詢中小學教育政策責任，但港府始終是一個行政主導機構，教育署實際上對於管理整個香港百多萬學生有着極大的影響。教育署長是教育署的首長，其下有副署長及兩位高級助理署長，主要是協助署長處理各項教育行政事宜。再其下有多位助理署長、分主學校行政、發展、研究、督導、服務、專上教育等各項事宜，這些助理署長才是各項方案的策劃、建議或執行的核心人物。各助理署長之下有首席或高級教育主任及首席督學等協助其工作，分別推行各項教育政策，在他們之下的教育主任或督學等，則負責實際執行或搜集資料及意見，這可以說是教育署的前線人物，至於其下的助理教育主任則是剛入職的一級，幫助教育主任們處理一些瑣碎或內務文件事宜。

這班基層的教育主任或督學們多曾在官立學校有數年以上的教學經驗才轉過來任此職位，可是他們轉入這些職位後，表面上雖還經常與學校有接觸，但實際上却多在辦公室內工作而慢慢的脫離了實際教學工作，故此在他們升上高級教育主任一職時，保守估計已離開了實際學校工作十年八年，若再升至助理署長時，則多已離開學校十餘二十年了，故此他們的決策靠教育主任們搜集資料，然後憑自己的學識、背景、及過往的學校經驗推斷而作出決定，所以教育政策在落實時常有脫節或隔靴搔癢的現象！要改善目前的缺點並不難，只要各教育主任或督學們能有新近的全時間學校體驗便行，故此他們每五年回學校全時間工作一年是必要的，至於高級教育主任或首席督學們在升上首席教育主任前派往學校工作一年也是極重要，因為這是他們宦途中最後全時間留在學校裏的機會，之後他們的職級已太高，學校再不能容納他們了。當然，這個建議觸及了十多年前教育署定下四項（行政、視學、講師及學校）工作劃分的決

策，但現在也許應是重新檢討「四流合一」時候了！請問掌管我們的教育官員們離開了學校這樣久，他們的決斷會不會常是不切實際的呢。

(9 · 1987)

後記：教統會三號報告書的建議極富爭論性，而其立場又極其強硬，一反以前跛腳鴨的形象，可能是二號報告書發表後的回響：政府覺察到教統會的困境，於是給予他們更大權責。

3. 殖民地教育

自從一八四二年，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以來，政治及社會各方面經過很多的轉變。在最初的一百年間，因為中國一直在內憂外患中掙扎求存，國內局勢極其動盪混亂，反觀香港却一直在英國政府的統治下，相對來說是一個頗為安定的社會，故此不少中國人都以香港作為暫時的避難所或歇腳地，一待國內形勢好轉便遷回去，這種旅客似的心態，使市民對香港政府的要求很低，又因香港政府的政比國內的軍閥和土豪劣紳實在優勝很多，所以很少人有殖民地政府剝削人民的觀念。

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湧入香港的人數以百萬計，他們初來時也與過去抵港者的心態相似，以為在不久的將來便可回去，可是這個等待却比過去長，而這次留港的人有不少是中國的精英分子，當他們發覺回去的希望極為渺茫時，漸漸便將注意力放在本港的施政上，對政府那些不公平的政策抱怨日多，令到普羅大眾慢慢覺醒到自己原來生活在一個剝削人民的殖民地政府中。

殖民地政府教育的目標是栽培一羣當地的知識分子，使他們吸取西方的知識，對宗主國產生好感，成長後幫助宗主國去統治殖民地。英國在殖民地教育方面也辦得很成功，獨立前的印度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八十年代以前的香港教育政策也朝着這個方向走，雖然如此，比諸鄰近各獨立國家的教育，本港也不算遜色。

殖民地教育的核心是讓學生學習宗主國的語言、歷史、制度，而居民的語言、文化、歷史等通常都被放在較次的地位；尤有進者，為著加強學生學習宗主國語言的速度及配合宗主國本身的教育制度，殖民地政府在中學開始時採取宗主國的語言為教學語言，希望學生一方面能加速認識宗主國的文化，另一方面優秀者能在中學畢業後有機會考進宗主國轄下的大學。至於重重的考試和淘汰制度、少數的大學生及大學畢業後的高官厚祿並不一定是殖民地教育制度下的必然產品。

本港在七十年代以前的教育可以說是典型的殖民地教育，七十年代初期的普及六年教育和七十年代末期的九年強逼教育雖然只是量的轉化，但在世界各殖民地中已是少見的。至於母語教學的推展，七三年的中學教育綠皮書可以說是一個開始，八二年的教育顧問團報告書、八四年的教統會一號報告書、八六年教育署中學教學語言指引及考試局刪除應考語言的行動，這些都是母語教學發展及落實的證明；關於考試制度方面，升中試和中三評核試在十年間已相繼被淘汰了，至於中學會考和競爭進入大學及專上學校雖說是激烈，但與鄰近的日本、台灣、大陸和新加坡相比還算合理，想升學的不見得像往日的前無去路。

故此我們可以說本港進入八十年代之後，殖民地教育的色彩已漸漸退色，無論在決策和實行方面都較前有了很大的改變，而執行和決策者已差不多全是本港的華人，雖然這班在位決策者是在殖民地教育下成長的一羣，但鑒於近年民主自由的風氣瀰漫世界各地，而本港在九七年回歸中國的日子將臨，除了一些較難改的社會風氣和家長意願之外，本港實已慢慢地從殖民地教育過渡到本色化的香港教育，我們不應再像往日一樣隨便地將一些教育的失調歸於殖民地政府而不作進一步的探討了。

(1 · 1988)